

这世间所有的爱情，不过是遇见你，爱上你。



她是一朵不远千里从高原飘到江南的白蔷薇，
他是一株生长在幽暗角落却心存光芒的仙人掌，
两人坎坷交错的遭遇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前尘旧事？

时光未央， 不诉离殇

鱼锦 / 著

未来出版社



哲思



时光未央， 不诉离殇

龟锦/著

未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时光未央, 不诉离殇 / 鱼锦著. -- 西安: 未来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417-5185-1

I. ①时… II. ①鱼…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36688号

时光未央, 不诉离殇

SHIGUANG WEIYANG, BUSU LISHANG

- | | | |
|------|------------------------|------|
| 选题策划 | 陆三强 | 闫喜军 |
| 图书统筹 | 贾晓冬 | 陈欣 |
| 图书监制 | 董晓明 | 蔡元元 |
| 文字统筹 | 朱元元 | |
| 责任编辑 | 薛少华 | |
| 特约校对 | 徐浩然 | 赵衡 |
| 装帧设计 | 张文静 | 许歌 |
| 出版社 | 未来出版社 | |
| 地 址 | 西安市丰庆路91号 | |
| | (邮政编码 710082) | |
| 发行单位 | 全国新华书店 | |
| 承印单位 |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 |
| 开 本 | 710 mm × 1000 mm | 1/16 |
| 字 数 | 100千字 | |
| 印 张 | 11 | |
| 版 次 | 2014年3月第1版 | |
| 印 次 |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 |
| 书 号 | ISBN 978-7-5417-5185-1 | |
| 定 价 | 16.80元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系列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联系电话: 0371-56782055



序		001
第一回	他是一株仙人掌	003
第二回	那些被允许任性的年代	013
第三回	彼此刚刚拥有了默契	022
第四回	我应该去爱你	028
第五回	一枚陌生的戒指	036
第六回	我听过千百首歌	042
第七回	不是所有的南方都叫温暖	049
第八回	被故事选中	060
第九回	逃不过此间少年	067

078	说爱说痛都太笼统
088	请用心听，不要说话
100	你有没有心疼过我的执着
115	你好，我是汤圆
129	她丢了玫瑰花
144	只为一入画地为牢
154	岛在海的深处
162	相信星星会说话石头会开花
169	你是我最甜美的妻子

第十回
第十一回
第十二回
第十三回
第十四回
第十五回
第十六回
第十七回
番外



序

她是一朵白蔷薇。

初见司弥，他便明白，这个人便是上帝从他身上拿走的那根肋骨。

他在烟雨江南的一个小城市里挣扎徘徊，忍受着无尽的孤独和恐慌，二十年来，独自生活。那是一段怎样的岁月？兵荒马乱，满目狼藉，看不见希望，寻不到金色的光。

如果一个人一辈子都只能看见黑暗，从不知道这世上还有光明这回事，他大抵还会觉得自己很幸福。可她来了，一袭白色长裙，萧萧然站立在他的灵魂里，不死不灭。

她说：“你好，我叫司弥。”

他用怎样的目光看见了她：有生之年，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耳膜轰鸣，喧嚣着宿命的声音。他忽然觉得，他定是一直等着她来的。

——苏信

他是一株仙人掌。

初见苏信，她便知道，这个人便是上帝在她心口种下的那颗朱砂痣。

她在一个故事里活了十九年，心心念念那张泛黄的老照片里小婴儿的睡颜。从冷冽的皑皑雪山千里跋涉来到雨雾朦胧的小城，兜兜转转，她终是遇见了命中的男孩。

青海湖的湛蓝，万里长空的明净，都没有眼前这个少年更让她惊艳。他是她见过的最漂亮的男孩，精致却脆弱，连发脾气，都带着诗意。

他说：“滚。”稻草娃娃支离破碎，她好像窥探到了他心底的秘密一样：宿心不复归，流年抱衰疾。

他是她的宿命，他是她此生流年里唯一的心疾。

她明白，她原是该来的。

——司弥

——> 这一场相遇，不过是我遇见你，再爱上你。 <——

南蔷北薇，爱以弥新；时光未央，不诉离殇。



第一回
Chapter

SEIGUANG WEIYANG
QUSULISHANG

他是一株仙人掌

斑驳的空巷子，
苍茫的夜色铺陈开来，
朦胧出一方水样的暗。

A市。

斑驳的空巷子，苍茫的夜色铺陈开来，朦胧出一方水样的暗。

司弥就是在这时出现在巷尾的，她撑着一把黑色的油纸伞，伞面上的图案是一丛一丛开得正艳的白牡丹。那种氤氲着病态的白色一直蜿蜒到身后，露出一截黑亮的发尾。她的脚步停在路口，像是在苦恼什么。犹豫良久，终究还是转了头，看向那两个在雨中兴致勃勃却令她心生厌恶的身影。

巨大的原木垃圾桶旁，男子和女子正吻得忘我。那女子几乎把整个身子都贴在男子身上，白皙的双臂紧紧搂着男子的腰肢，以一种诡异的方式扭曲着。男子只露出一个背，清冽的气质比江南的细雨更加吸引人。

司弥皱起的眉头轻轻舒展开来，眼底升起一股浓浓的嘲讽。原来是他，在雨中旁若无人地拥吻，倒真是他能做出来的事。

对面的男子在这时候抬眼，对着司弥轻轻地笑了一下。那一笑本是极温柔的，却毫无温度。他停了动作，遣走了今晚的女伴，踩着雨水一步一步优雅地向她走来。

“司弥？”男子的声线低沉暗哑，和着雨滴亲吻伞面的嘀嗒声，不太真切。

司弥眼中的嘲讽瞬间消失不见，唇边盈着暖暖的笑意，温柔地看他：

“司昂学长，晚上好。”

又是这副无害的小白兔模样？司昂心中一笑，扯了扯衣领，擦了擦唇边的口红印，握住司弥的黑伞，钻了进去。

“尔尔，没想到会被你看到，替我保密吧。”他极其自然地接过她手里的伞，好像他和她有多么亲密似的。

司弥后退一步，肩膀立刻沾了雨水，画下深深浅浅的印子。司昂微笑的眼神冷了下来，粗鲁地将她拽进怀里，抬起她的下巴：“尔尔，不要试

图惹怒我。”他的声音里明显压着怒气。司弥反而笑了，这是威胁吗？

“A市市长的公子，C大学生会主席，优雅谦逊、成绩优异的好学生，不该有一丝污点？学长，在我见识过你对付人的手段之后，你该相信我不会那么笨地主动去惹你！”司弥不动声色从他的掌控中逃离，站在离他一步远的地方。这个世界上，招惹谁都可以，唯有眼前这一位，有多远就要躲多远。

司昂看着她的动作，唇角弯起。她说话的语气多么谦卑，她的眼神多么诚恳，可是她哪里有半分怕他的样子！司弥——这只一旦面对他就会伸出锋利爪子的猫，居然挺对他的胃口！

“真让人不放心啊！这样吧，为我做一件事，我就相信你。”

夜更深，司弥的眉头轻皱，躲不掉了吗？

“为学长服务，是司弥的荣幸。”她的笑意聚在脸上，好像真的十分高兴。

“明天下午五点，老地方，一定记得，不见不散。”他的唇贴在她的耳边，一缕热气调皮地溜进耳朵里。司弥整个身子轻颤了一下，引得司昂哈哈大笑，扬长而去。

回宿舍的路程无端地被拉长，梅园的梅花尽数开放，艳了整个初春的夜。她在一株梅树下停了很久，直到路灯齐齐灭掉。十一点半，学校宵禁了。

不出所料，宿舍门又被反锁了。司弥靠在墙上思考了好一会儿，墙壁的冰冷透过厚厚的羽绒服传遍身体的每一处。她摸出手机，找到某个号码，按下拨号键。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通，衡初迷迷糊糊地嘟囔：“你好，大神刚睡着，有事明儿赶早。”

司弥无奈地摸了摸鼻子说：“阿衡，我在宿舍门口。”

很快，宿舍里传出一阵剧烈的翻腾声，啪嗒啪嗒的脚步声不过一墙之

隔。门打开，司弥被拉进一个温暖的怀抱，一件大衣披上她的肩膀。她撒娇：“阿衡，你最好了。”

衡初倒了杯热水给司弥，又端了一盆热水放在她脚边，才慢慢起身，冷冷地看了一眼上铺的两个人说：“谁把门反锁上的，自己滚下来！”

衡初是典型的东北姑娘，美丽、丰满、爽朗，而且护短。

整个宿舍都很安静，没有人说话，司弥坐在座位上专心地喝热水，满脸笑容。看她家阿衡为她发脾气，真是一种享受。

突然炸开的海豚音响彻宿舍，上铺的嘉和忍无可忍：“衡初，你差不多得了！”

“再说一遍，谁把门反锁上的，自己滚下来！”

“锁了就锁了，你不是打开了吗？”李宣仪凉凉的声音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

“这么说，是宣仪做的了？”衡初的脸色很难看，平日温柔的双眸里满是怒火，连甜美的声线都只剩下冰冷。谁敢欺负司弥，她就要谁好看，这话不只是说说而已。

衡初爬上李宣仪的床，把被褥、衣服、娃娃统统给扔了下去，最后只剩下躲在床脚的李宣仪和光光的床板。

“下一次再这样，这上面就会只剩下床板了！”

看阿衡真的生气了，司弥放下手中的杯子，拉了拉她的手。乐意看不喜欢的人倒霉是一回事，自己最爱的阿衡不开心那又是另一回事。

“阿衡，你怎么这么傻呢？”司弥这样说，是因为她一直觉得当初自己和衡初相识，也不过就是因为一张青稞饼，却换来衡初心甘情愿与她相伴多年。

那年，十五岁的衡初和父母去拉萨，中途迷了路，差点被人贩子拐走。恰巧此时，一个女孩天使般出现，给了她一张青稞饼。这个女孩就是司弥。在司弥看来，这只是她漫长人生中做的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而已。可衡初却不这样认为，她一直把那张青稞饼牢记在心中。由于怀着感恩的

心，所以现在的衡初常常以司弥的保护者自居。

司弥揉揉酸涩的眼睛，翻了个身向床里挪了挪，床边站着的人立刻抱着枕头钻进了她的被窝。

这一夜，格外温暖，格外踏实。

第二天下午五点钟，司弥准时站在荒园的大梧桐树下。

法国梧桐苍黄的叶子早已消失不见，新叶还没有露头，枯枝缠绕，光影斑驳。昨夜的雨水尚未停歇，油纸伞从眼前飘过，司弥抬眼，看到司昂那张帅气的脸。

司昂穿了一身绿色的运动衫，既清爽又阳光，收敛了几分冷冽，颇有邻家大哥哥的感觉。不似昨夜，黑色长风衣，充满罪恶的诱惑，可他说出口的话，却仍旧那么不讨喜。

“尔尔，看来你很怀念这个地方。”

怀念？笑话！司弥冷着脸，径直向前走。他的车一向停在文澜楼下，果不其然，那里有一辆银色奥迪，非常扎眼，非常讨厌！

车子一路开往市区，在一栋单元楼前停下。楼层不高，有些旧，墙壁上的爬山虎画出苍凉的图景，透着几分恐怖片的氛围。她跟着他上到三楼，一共是五十四个台阶。她一步一步踩上去，习惯性地数着。

“到了，请进。”他微微弯腰，做出标准的西方礼节，却不等她反应，自己先走了进去。

一扇红漆斑驳的铁门，倒贴的福字耷拉下来。她一直盯着那个福字，被折起来的部分有两个小小的字——救我。那字体稚嫩歪斜，她几乎可以想象出写字的时候，那个人是什么表情。一定有着泪水盈盈的双眸，眸中饱含着恐惧和期待，之后又陷入无边的绝望。

住在这屋子里的人是谁？司弥很想知道。她跟在司昂身后，走进屋子，来到衣柜前面，司昂打开柜子门说：“苏信，我帮你请了新的家庭老师。”

柜门打开的瞬间，司弥看到一个瘦弱的男孩，保持着蜷缩的姿势，整个脑袋都埋进膝盖里。柔软的栗色短发凌乱地散在灯光下，发出柔和的光芒。他缓缓抬起头，脸色苍白，一只手捂着眼睛，另一只手里抓着一个陈旧的稻草娃娃。

苏信慢慢地从柜子里爬出来，光脚站在地上，手仍旧捂着眼睛，一直没让司弥看清他的脸。

可是就在那一瞬间，世界变得好安静。司弥似乎听见阿公在她耳边微笑着说：“尔尔，我的小神女，总有一天你会像湛蓝的圣湖一样美丽。你会遇见你的扎西，他会拥有雪山的纯洁和忠诚。”

阿公从来没有说过她的扎西会以怎样的姿态走进她的视野，可是眼前的这个男孩却突如其来地闯进了她的人生。那一刻，她仿佛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周围的空气中凝聚，又嘭地碎了，而破裂的声音，似乎只有她能听到。她想告诉阿公：他真像一株仙人掌。

司弥嘴角噙了笑，从司昂身后走出来。她的长发落在白色的羽绒服上，黑白分明。苏信就是在这个时候放下手臂的，他站在那里，眼睛定定地看着她。空气里响起一朵花开的声音，也许那是一朵白蔷薇。

司弥向前走了几步，站在苏信面前，伸出手：“你好，我叫司弥。司马的司，弥勒的弥。”

苏信却猛地后退半步，再一次捂住整张脸。那个陈旧的稻草娃娃被他紧紧握在手里，有些扭曲，像一个正在哭泣的小丑。

“苏信，不要这么没礼貌，这是你的新老师，你要好好和她相处。”司昂的语气是少有的温柔，却仍旧冰冷无比。

司弥递给他一个多事的眼神，又向前走一步，拉开苏信的手，看向他的眼睛，微笑着说：“苏信，你好，我叫司弥。司马的司，弥勒的弥。”

苏信的瞳孔瞬间睁大，脸上满是惊恐和厌恶。接着，他伸出手狠狠推了司弥一把，嘴里喊着：“滚，你滚！”

司弥整个人摔倒在地上，手掌擦破了皮。司昂一把将她拉起来，不

知道从哪儿摸出一张创可贴利落地贴在她的伤口上。司弥皱眉：“司家少爷，我的伤口还没清理，你有没有常识？”

司昂的脸顿时黑了，狠狠地瞪了司弥一眼，一把将那张刚刚贴上去的创可贴撕掉，心里暗骂：这女人，疼死你才好！

“我哥哥苏信，照顾好他。”仍旧是恶狠狠的语气，却吓了司弥一跳。哥哥？她在司家待了那么久，怎么都不知道司昂居然还有一个哥哥，而且姓苏？按捺住所有的好奇和疑惑，司弥微笑着抬头：“我的工作只是家教吗？”

司昂挑了挑眉：“不，像你在我那里的半年一样，价钱照旧。”

“好，这单子我接了。”

司昂看着她嘴角那一抹藏不住的笑，不禁想起她曾说过的一句话：钱和阿衡是我最大的兴趣爱好，没有之一。

微微的震动声响起，司昂拿出电话看了一眼，按掉后说：“尔尔，少爷我有事先走了，不用送。”

司弥鄙夷地看他一眼：“你那群狐朋狗友又找你喝酒？小心喝出个孩子给你爸蒙羞！”

难得，司昂没有和她争论，只是看了她一眼便离开了。走到楼下，司昂不由得停下脚步，抬头望去，三楼那扇从未亮过灯的窗，现在正亮着。苏信，爱上这个女人吧，然后再让我狠狠地毁掉你——他恨恨地想，可是司弥的身影却忽然浮现在他的脑海里，惹来一阵烦躁。司昂用力地摇了摇头，打开车门，绝尘而去。

空旷的房子毫无人气，冰箱里只有两根蔫掉的葱、一盒过期的牛奶、一个鸡蛋，以及一小把挂面，司弥想了想，决定做一碗面条。

细长的面条，微绿的葱末，黄灿灿的荷包蛋。司弥将白瓷碗盛着的面端上桌的时候，苏信还没有出来。

“苏信，出来吃饭！”司弥的声音带着温柔的宠溺，细听却有隐隐的

愤怒。

那个躲在某一处的身影僵了一下，他下意识地想要推开身前这扇门，可手指刚碰到那冰凉的把手，又立刻缩了回去。

门忽然被打开，有明亮的光照射进来，他眯着眼睛看过去。司弥的长发遮住了半张脸，他只看到她满是担忧和善意的眼睛。司弥伸出一只手：“苏信，来，吃饭了。”

苏信愣愣地看自己的手指，仍旧是病态的苍白。而司弥的手指却是微泛黄的色泽，四根手指并在一起，大拇指翘在一边，组成一个半圆。

他似乎有些迷惑，又像是在思考，司弥弓着身子，静静等待。他终于动了，手指落在她掌心。当冰凉的手指碰触她温暖的掌心时，她分明看见，有一条看不见的线，顺着他的手指蜿蜒过来，盘踞在她的掌心，编织出一个纠缠的图案。

“苏信，我带你出来。”她微笑着说完这句话，抓住他的手，稳稳地将他拉出黑色的大衣柜。

苏信被猛地拉了一下，整个身体向外扑去，倒在她身上。白色的衣衫，黑色的发，五彩流光的眸。他像是受了蛊惑，嘴唇轻轻贴上她的唇，细细摩挲。过了半晌，苏信才疑惑地舔了舔唇，伸出手抚上她的眉头，怯怯地张嘴：“司……弥。”

司弥瞬间笑得傻气而满足：“对，司弥。”

少年回味着这个名字，露出傻气的笑容，他猛地跳起来，拉起司弥飞奔到餐桌旁：“阿弥，吃饭。”

司弥站在一旁看着他狼吞虎咽，内心的某一处渐渐潮湿，眼泪也悄悄落下来。直到一只冰凉的手捂住她的眼睛：“阿弥，不哭。”

他的声音带着欢快和愉悦，阿弥不禁想起幼时自己放风筝。那时风筝飞得很高，阿公颤着胡子，声音愉悦而轻快：“尔尔，尔尔。”

“阿弥，阿弥，阿弥，鸡蛋没有熟。”少年夹起的荷包蛋，蛋黄的部分还没有完全熟，在碗里流出一条金色的线。

司弥笑出了声：“荷包蛋这样子最好吃，你尝尝。”

苏信皱着眉头，但还是听话地咬了一口，直到一碗面吃完，他都没有再说一句话。阿弥站在一旁看着他吃，唇角的笑容越来越大。

“阿弥，我叫苏信，流苏的苏，相信的信。”空气凝滞了一下，司弥的唇角绽开一个大大的笑。苏信，流苏的苏，相信的信。

“阿弥，今晚你会留下来吗？”那是一声带着乞求的询问，含着卑微和期待。

司弥狠了狠心，摇摇头。苏信眼睛里的光迅速暗下去，手中的白瓷碗被狠狠摔在地上。他如同野兽般嘶吼起来：“你滚，滚出去！”

这是他们相识的第一天，他第二次对她说这句话。他像一只小兽，找不到另一只小兽与他相依为命。

“苏信，你再说一次！”司弥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平静，如一泓清水，静到了极致。

苏信被吓了一跳，手指紧紧攥成拳头。他看向她，眼神有些飘忽。忽然间，苏信发疯一般冲向茶几，拿起锋利的水果刀抵在自己的胸口。

“阿弥，留下来！阿弥，留下来……”苏信神情疯狂，不停地说着。

司弥静静地看着他，长久的对峙后，终于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苏信，我输了。”她怎能不认输，他就像一只小狮子，疯狂地撕咬着自己的理智。她仿佛看见那个小小的苏信，像一个稻草娃娃，破旧得不成样子，却还是不愿意放弃那一丝希望，一次又一次去争取可以得到拥抱的机会。她不再看他，转身去了卫生间。

苏信愣住了，随即眼眶有些发红，阿弥也不要他了吗？下一瞬间，他又忽然笑起来，谁都不要他，谁都不要他！苏信将刀子狠狠朝自己扎下去，却被一只脚踢飞。

司弥端着一盆热水站在他面前，脸上仍旧没有表情，一双眼睛却定定地看着他：“苏信，坐下。”苏信所有的疯狂转瞬间消失无踪，乖乖坐

下，不明所以。司弥缓缓蹲下，将他冰凉的双脚放进温水里。一瞬间，冰凉脚，温热的水，两种温度交织在她的手指上，凝住了知觉。

“苏信，你要学会照顾自己。”

她将他的脚擦干，放进红色的拖鞋里。

“冬天要穿厚衣服，不可以光脚踩在地板上；不许再钻进柜子里，要好好睡在床上；吃荷包蛋要吃七分熟的；刀子是用来削水果而不是戳自己的，记住了吗？”司弥一阵数落，随即勾了勾唇角，真傻。司弥的手臂圈上苏信的身体，将他抱在怀里，轻声安慰：“苏信，阿弥明天还会来，你要乖。”

电话忽然响起，司弥看了一眼号码，弯起唇角，是阿衡！

“司弥，马上到中心医院来一趟，阿衡出事了。”

